

# 那段 美麗時光

文 / 曾寶慧 花蓮慈濟醫院神經外科專科護理師



已是資深專師的曾寶慧，更明白要先站在病患的立場設身處地考量，並加強自己專業的能力，才能真正幫助到病患。攝影／李玉如



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金會中文期刊部出版

模糊的印象裡，還是小女孩的我騎著三輪車，在長長的走道裡自顧自地玩耍。然後可怕的夢境從地底竄出，硬生生分隔了我和爸爸。

我靜靜地經歷了人生第一場喪禮。從此，媽媽帶著三個稚弱的孩子，努力生活，拉拔我們長大。國中聯考失利，母親難掩失望、傷心的表情，讓我大受打擊。

在國四班埋頭苦讀一年後，繳交了一份不錯的聯考成績單。然而看見媽媽眼底的壓力，為了三年後一畢業就可以工作，減輕家中經濟負擔，我選填臺北私立康寧護理學校，以第二名高分錄取。

由於覺得醫院職場較瞧不起只有護校畢業、沒有執照的護士，因此希望母親給我一次機會，讓我繼續考二專——考上了就念書，沒錄取則立刻去工作。

我想，當我拿到護士執照和錄取成績單時，母親心裡應該已經交戰了好一些時候吧！

二專分發報到時，母親陪同前往，並要求看我選填的志願。猶記當時看見許多穿著藍色長裙的人，熱情地帶考生去報到處，讓我多看了幾眼，也引起媽媽的注意。

原本第一志願是慈濟護理技術學院，卻因為我是個不愛回家的孩子，而被媽媽要求以臺中弘光技術

學院為第一考量。

護理師的收入較其他畢業生而言，相對穩定。二專畢業一個月後，我即踏入職場，分擔家庭經濟責任，幾乎完全貢獻自己所有的薪資，給母親規畫、處理，也總算看見媽媽重擔減輕的笑容。

初次踏入臨床，短時間內熟悉工作內容、完成所有臨床技能乃是必須，不然會被資深學姊毫不留情地批評、謾罵。

在連續而忙碌的臨床護理工作中，轉眼過了十年。我們仍然不斷被鼓勵：勇於挑戰新單位、新環境，並且把握機會重回學校進修、取得各式各樣的認證，終身學習。

無奈三班輪替頻繁、護理工作繁雜，延時下班成了理所當然，醫護關係總是對峙、責罵，我忽然覺得，自己充其量是個資深且臨床技術佳的工作機器。

我開始頻繁使用安眠藥、止痛藥，出現藥物濫用的習慣，總是想著：難道我就要這樣繼續工作下去嗎？無力且身心俱疲的情況下，莫名出現想念書的衝動，和轉換跑道的念頭。

曾經，我是一名勤快、認真的外科加護病房護理師，卻時常疑問：為何明明是照顧同一個病人，醫師與護理師卻有不同的看法？怎麼會為中間的隔閡而爭執不休，造成醫護壁壘分明呢？

當時，「專科護理師」這個名詞還很陌生。醫師也不清楚專師的定位與職責內容，但知道有個可以分擔工作的夥伴，就傾盡全力、一樣不缺地將我當住院醫師般訓練。經常到晚上八、九點了，工作仍是接踵而至。我則快速地吸收醫療專業知識，像個工作狂般犧牲奉獻。

孰料，當科內住院醫師補足，院方即要求我轉任他科，不然就回歸當護理師。百般無奈下，我由骨科轉任神經外科專科護理師，沈默地重新接受教育和訓練，只因得盡快在臨床工作中獨立。

當時，我拚命苦讀醫學原文書、參與學術研習會議，與肯教學的各科主治醫師，討論臨床個案的情境和處置方法，不斷提升自己的臨床應變能力，卻仍有做不完的病例功課。

每天上班超過十小時、戰戰兢兢的工作環境，猶如完全 by order 的工作機器人，我疑惑怎麼工作得愈來愈卑賤？覺得自己面目可憎，很不快樂。

雖然身為臨床第一線的專師，已是不可或缺的醫療好幫手，卻仍名不正、言不順地被醫療與護理體系推擠，更不能在醫院評鑑時出現，

只能在檯面下賣命工作，讓我深感自悲且不值得。

當時，一位學姊拿了兩份護理二技學校的報名表，準備推甄應考，便要我順道填寫另一份考試報名表。她沒給我猶豫的機會，直接為我送件報名：「報名表都買了，不要浪費。」

誰知拿到准考證後，我才發現，距離考試時間只剩短短一個月！嚇出冷汗的我，趕緊向另一位學姊求救，她馬上幫我找出許多應考書籍，告訴我：「盡量念囉，有實力就有戰鬥力。」我也在心裡自我安慰——拿個考試經驗就好，眼下還是努力賺錢養家吧！

不意沒多久後，竟然接到電話，告知我考上備取資格，要準時報到，以免資格被取消。漫不經心的我，還以為對方是開玩笑，而直接回絕。

「你來學校看看嘛，也不會有損失啊！」電話那頭傳來帶著笑意的聲音。

然而，看見第一學期的收費單時，心涼了半截。所幸學姊笑著為我打氣：「要推甄的沒考上，你卻錄取了。沒關係，無息讓你借錢，念書去吧！」

這是段非常扎實、忙碌的時光，當時的我，已經是資深專科護理師（當時尚無考照與訓練課程），原該下班後就到學校上夜課，不料專科護理師課程如火如荼地開班。為了成就學業、達成職場要求，我天天上班、上課，沒日沒夜地奔波循環。

當時，我認識了貴人趙正芬長官，在她的監督指導下，撰寫需護理學會認證的護理師三級個案報告。近三年的努力後，終於取得護理學士畢業證書、專科護理師完訓資格，並通過護理學會審查合格個案報告，獲得護理師三級報告。

之後，我離開賣命十二年的醫院，來到中央山脈的另一端——花蓮慈院，擔任神經外科專科護理師。當時，對於臨床工作的挑戰，我已經有自信可以掌握得宜。

二〇〇六年，行政院衛生署「內外科專科護理師甄審報名簡章」出爐。符合應考資格的專師無不躍躍欲試，想力拚專科護理師證照，以證明自己的努力。

出乎意料的，我竟然落榜了，敗在「OSCE 客觀臨床能力試驗」，這項從沒遇過的考試。

此時，痛哭咒罵也拿不到我要的證書。沈澱劇烈起伏的心情後，我埋首在自創的 OSCE 情境裡，不斷模擬、學習。隔年，終於順利取得



終於畢業了，曾寶慧和同學們著碩士袍歡喜合影。（照片／曾寶慧提供）

專科護理師證照，得以昂然挺胸地在臨床發揮所長。

但到底專科護理師該是怎樣，才符合規範與期待呢？有機緣參加二〇〇九年度「專科護理師臨床實務海外實地見習」。在美國邁阿密傑肯紀念醫院短短十二天見習裡，看到身為專科護理師的驕傲與對臨床工作的熱情。

一位位專師臨床資歷深厚，卻還在進修碩、博士學歷，個個擁有如十八般武藝的專長，縱橫在急、慢性醫療照護體系裡。自以為在臨床闖蕩夠資深的我，在他們眼中卻是青澀可愛的學妹。

經過這番洗禮後，覺得自己僅僅是個取得入門資格的專科護理師而已，這又是個當頭棒喝——我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專科護理師呢？

在職進修護理研究所，一直都不存在於我的護理生涯規畫裡。然而，當出現專科護理師組的碩研班甄試消息時，又燃起我想窺探究竟的心情，為何專科護理師要有碩士資格？它能让我看見未來專科護理師的遠景嗎？

想要重溫學生夢，又得兼顧現有工作，慈濟大學研究所完全符合我的需求。預存基本學費、與工作夥伴協商、盡力配合臨床工作的事務量……做過各種基本考量後，我將一切的阻力干擾，都當成驅使自己向前的動力。

時間的輪轉不停歇，轉眼間，從研究所取得畢業證書已逾一年。畢業後，我回歸臨床戰場，常被問及：「念研究所對你的工作有什麼意義？」

這是個有趣的問題。我想，差異在於依院內規定與職稱的不同，經行政呈報核可後，薪資可由大護津貼一千兩百元，增加為碩士津貼三千元，算是感到意外開心的小插曲吧！

兩年一個月的時間裡，我沈浸於學識的大殿堂中，利用課堂時間汲取智識的甘泉，並常和老師、同學相互激盪腦力。在學校的師生、同學身分，返回醫院相遇時，不免相視大笑，有種「原來就是你」的有趣感覺。也因此，我認識了潛藏在各個專科領域的高手，成為我在職場上的諮詢對象。

印象最深刻者，是時常因為上課快要遲到，而奔跑於校院之間的小徑，在經過靜思堂前瞬間轉換身分的趣味心情。此外，還得把握零碎時間，抱著筆電蒐集資料、打報告、撰寫論文，處理龐大的功課量。

二十四小時，腦袋瓜總是馬不停蹄地運轉，心裡不斷吶喊：怎麼會有這麼多事情在催逼著自己——看不完的英文文獻資料中，最糗的是在翻譯時會錯意；上課總是老師坐著、學生講述，總擔心自己很快就被「打槍」，啞口無言；以及論文指導教授的緊迫盯人……儘管如此，我仍然覺得這是一段「鞭策自己，激發潛力」的美麗時光。

最常面臨的難題，莫過於工作與學業相衝突時的抉擇。尤其每學期初的選課，時常讓人感到乏力與無奈。

然而，先站在別人的立場，設身處地地考量，再做自己能力範圍內的適當決定，就會發現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助力，在問題來臨、失措時迎刃而解。

也因如此，我更加珍惜寶貴的時間，並加強認真、負責、獨立與自主的能力。即使過程辛苦，結果卻是回甘的。

或許是歲月的淬鍊與職場的經歷，我漸漸了解念書沒有年齡限制，是對自己負責的事。

畢業以後，我習得諸多技巧與智識，得以運用於臨床的教與學當中。



甘苦酸甜的人生經驗與工作歷練，讓曾寶慧更加認識、喜歡自己，樂為專科護理師。攝影／李玉如

觀察事務時，也能體悟過去不能理解的一面。想當然耳，臨床事務絕不會因個人學歷提升而有所不同，我卻反觀到自己的變化與成長——說話變得條理自信；解決問題時，會蒐集資訊並客觀分析。

投資自己念研究所，反而是求學歷程裡，最知道自己要從中獲得什麼的階段。

有機會回到學術殿堂時，記得蛻去職場上的經歷與身分重殼，單純回歸學生角色，享受新知與研究的樂趣，就會發現——念書原來是一件這麼快樂的事。

回首這一路走來的跌跌撞撞，甘苦酸甜的人生學習與歷練，讓我更加認識、喜歡自己，清楚要與不要的抉擇和承擔。

雖然，專科護理師正名迄今不過短短七年，許多規畫與制度仍然混亂，但我期許自己像傑肯醫院的專科護理師那般，驕傲且自信地說：「我熱愛我的工作，我是專科護理師！」